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震川别集卷三

明 歸有光 撰

制誥 奏疏 策問

先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賜謚文毅誥文

制曰朕於國家之事凡臣下有所建白茍有可采咸賜施行實以付之公議而不私焉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張治孕靈湘漢[illegible][illegible]風雲擢掄魁於鴻漸之辰發利見於龍飛之歲遂官翰苑事我先皇帝三十餘年往殿南都以長六卿尋被名還置之丞弼忠誠直亮庶幾有為而弗永其年然隆恩厚卹君臣之義可謂有終始矣間於娼嫉之臣易名未當頃有言者朕下之禮官攷論其世以爾詞尚理要制作渾雄心存世務議論慷慨考文章以知人如陸贄之識韓愈因公正而發憤若汲黯之斥張湯引以同升悉為今日之宰輔與

之異趣實乃當時之大姦是以朝廷服其節槩天下想

其風采昔我先正良用懷思不有嘉名曷稱輿論是用

謚爾文毅蓋公議久而後定非樂於有所改亦必歸於

是而後已也爾其不昧尚克享此

諭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裴爵并配贈夫

人楊氏封太夫人部氏文

維爾性含淳質家承素風有子為文學之臣進位膺秩

宗之命贈封薦被伉儷偕榮考其積累之原寔由善德

之致再稽令式憫卹宜厚於厥終爰軫疏聞寵數特申於併錫賁玆新襃祭以共牢尚其冥靈歆此嘉饗

諭祭提督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塗澤民文

惟爾蚤占科名歴躋通顯屢經任使積效賢勞自頃粵寇稽誅蔓延三省生民受毒徵發連年為我中國之憂貽朕南顧之慮爾當閫寄畀此簡書協謀進兵共成犄角鯨鯢就殄嶺海澌清方玆念功遽聞奄逝豈以山川

之險遂犯霧露之危朕用惻然遣官諭祭靈其如在尚克歆承

諭祭山西廵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鵬文

惟爾初由俊造薦服仕官遺惠愛于桐鄉肅紀法于栢府超陞太僕尋陟中丞屬玁狁之匪茹廼朔方之攸寄斬首捕鹵捷音屢聞繕塞保城勞績可紀方申移閫之命亟上養疴之章未究厥施奄罹大疾疆場多故朕用拊髀人才寔難予所衷念特遣諭祭以慰幽魂爾若有

知其克歆此

諭祭原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劉戩文

惟爾世族名家接武科第清塗華轍薦歷寺臺昔從内庭曾董紫宮之役晚撫全浙永寧滄海之波顯有譽聞方深委寄蘭橑桂棟最勞績于考工鶴列魚書上函獲于幕府恩貤嗣子位正陪卿在告養痾奄忽長逝用錫祭葬以厚厥終靈其有知尚克歆服

封朝鮮國王妃朴氏誥文

制曰我祖宗誕膺天命統御萬方睠惟東藩恪修方貢奕世休饗恩賚有加朕嗣守丕基率遵先典廼國君繼祚既遣使以疏封肆婦爵從夫復並隆其命數爾朝鮮國王李昖妻朴氏出自元宗夙閑方訓爰膺妙選作配名邦方嗣位免喪之時協令居燕譽之吉適覽來表良副佇懷特封爾為朝鮮國王妃於戲宜爾室家繫一國之風化共承祭祀衍百代之雲仍無隳令儀以迓多福欽哉

進香疏

某官某某等謹奏為大喪禮事仰惟大行皇帝宫車遠馭奄棄萬方四海之内含氣之屬靡不哀慕况如臣等荷恩深重其於悲戀尤倍恒情謹備降香一炷具本專差某官齎進謹以奏聞

奉慰疏

奏為奉慰事某年月日接到大行皇帝遺詔以某年月日龍馭上賓普天同慕攀號靡及仰惟皇帝陛下聖孝

天性方當諒闇之時哀慕至切臣等不勝悲愴無以為
情伏念大行皇帝受天明命纘紹丕圖覆露羣生四十
五年享國長久近古罕比又以聖人為之子顧命之日
為天下得人朝不改署市不易肆海内晏然大行皇帝
在天之靈殆無遺憾矣天下神器帝王大統陛下膺兹
付託之重伏乞仰遵遺詔節哀忍性愛精育神以繫華
夏蠻貊之望為天地神人之主綿國家億萬年無疆之
歷所以答揚光訓永世克孝實在於此臣等瞻戀闕廷

不勝大願

乞改調疏

為乞恩改調以圖報効事臣於嘉靖四十四年會試中式蒙先皇帝收録賜臣同進士出身除授浙江湖州府長興縣知縣自以平生受國家養育之恩亦欲少竭涓埃以圖報稱於萬一念百里之寄實非容易臣謹守教條悉意撫循妄謂今天下生民元氣耗矣宜專務休養之不當厲蠶鋭事刻覈以取目前之快也然泥古而不

通於時務信心而不達乎人情功効蔑聞罪過山積幸荷
聖明不加罪譴曲賜保全於隆慶二年六月十八日陞
臣順德府通判終以駑蹇不任驅策黽勉在官虛糜廩
祿審已量力甘自退廢又自念髫齔厲志白首不衰方
國家收錄人才之日臣不忍自棄於造化生成之外茲因
入賀萬壽聖節得望闕廷君父在上臣子敢不控訴愚
悃伏望勅下吏部改臣國子監一官俾臣以五經訓誨
學者匡䢖雖貧讀書不廢於官學桓榮已老專門自許

於師傅忖臣之力足以任之俾於未死之年少盡平生之志亦以見聖世之無棄才也臣無任懇悃屏營之至

乞致仕疏

奏為乞恩致仕事臣於嘉靖四十五年蒙恩賜同進士出身除授某官隆慶二年四月內朝覲回任今蒙陞授某官領到吏部文憑一道即離任至原籍某府某縣不意痰火忽作調治未痊見今病勢侵尋不能前邁伏乞聖恩容臣休致念臣髫齔勵志白首不衰僅獲第於九科叨食

祿者二載涓埃未竭覆載難酬及其未死之年敢忘圖

報之志成漢二史作唐一經或能發揮盛德傳示來世

策問

問兩浙天下重藩涵濡至治生民樂業葢二百年於兹

矣獨以承平日久吏治刓弛孽或萌殆不能不為民

病焉以田賦言之豪右之兼併里甲之攤稅其間欺隱

飛詭姦宄四出今欲求經界之正丈量之法果當舉歟

以差役言之官司之征派應辦之頻仍其間夤緣規避

弊累百端今欲行均平之政雇募之法果當因歟自倭
夷入寇民間徵調日廣邇者雖稱裁減猶未銷兵以蠲
外加之賦茲欲議兵食之省而練土著之民可乎自礦
徒為梗州郡繹騷尤甚邇者稍已怗息旋復糾衆尚隱
內訌之憂茲欲杜攘奪之源而嚴封山之令可乎夫丈
量似矣而增稅猶恐槩及下田不知何以合夫遂人辨
野之規雇募似矣而輸直猶恐累及貧户不知何以得
於司徒保息之道土兵似矣變或不測事當豫防旣濟

衣衂之戒其可思乎築塞似矣利之所在人不畏死廿人厲禁之守其可復乎此四者均為民病誠宜蚤慮而亟圖之也善救者譬如良醫之療病病已去而人不知否則投之或誤未免重困所以救之者非也是知變革之道必斟酌劑量識化裁之宜而後可以與此士於窮居天下之務當無不究心者矧是為鄉土之患諸士子必能悉其利弊毋徒諉之不知也

問我太祖高皇帝自始初建國庶事草創即命世子以

師事宋濂又選國子生國琦王璞等侍太子讀書禁中其後大本堂之建制度文物盛矣而對詹同等議東宮官欲用勳徳老成之士于時羣臣當其選者可得而言歟至於皇太子侍圜丘侍文華殿侍文樓無時而不致其訓戒太祖之留意國本如此列聖御極其所以設教置屬果能盡得聖祖之意否聖天子慈愛隆至近日廷臣岀閣之請尚以皇太子年齡未許夫明堂保傅之篇莫不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所謂少成若天性尤今日

之所當急也即舉出閤之儀而今之東宮官屬與講讀儀注果足以為盡諭教之法歟昔賈生少年常為文帝陳之此亦爾諸生今日之所當知者言之毋讓

問國家有非常之災天之所以警戒人主使修德以保大業而受多福也今天子承統繼祚寬仁恭儉天下延頸以望至治邇來災異頻仍豈上天垂象示所以仁愛之至者歟今歲洪水泛濫瀰漫數千里而大江以南海水震蕩沿海居民漂溺者以百萬計於洪範五行推其

事類以為貌之不肅故曰貌傷則致秋陰而常雨然至於江河横流海水飛溢其變不止常雨之應而已漢世如董仲舒郎顗之徒皆能推陰陽以納說時君學者或以為流於術數假經托義非吾儒之正道然前世因天變下詔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今天下之事可言以告吾君者多矣諸士子抱憂世之志其各以意對

問昔者孔子與其門人論學其後七十子之徒以此友教諸侯而漢興六藝皆有名家以師法相授受更千百

年而學者不廢也至宋周子出而河南二程子從之受業同時有張子與二程並稱以為上接孔氏不傳之緒至朱子又獨得程氏之正傳則漢以來諸儒學者固置之不足道也然如程門高第弟子謝楊呂游之徒皆親有得於其師者而朱子往往病其悖於師說至其同時如陸子靜其所造已極於高明而鵞湖論辯終不能有合今之論學者所以倍格不相入為此也夫道一而已矣千古之人心不異也何獨為聖人之學者直有此紛

紛也願聞諸儒之失與朱子之所以獨得者

問北邊為天下患吾所以備禦之者常屈於力之不足二百年强盛之天下卒未有以得其勝其能幸其不来而已然此乃上古之所不臣者猶可言也若閩廣在吾疆域之中其聲名文物與齊魯不異非秦漢之時比也而數年以来叛命者踵起雖告捷屢至而出没如故非復如先朝斷藤峽八寨之類可以旋就撲滅今幾為吾腹心之疾矣議者謂不患於無兵而患於無財不患於

無財而患於無將又謂慎選牧守則能招諭解散雖不必選將可也其果然歟宋儂智高反嶺南得狄武襄而後平定漢李固薦祝良張喬爲刺史太守則不發兵而交趾九真自寧前代得人之效如此今廟朝疇咨廷臣論薦自以爲極當世之選而智勇之將循良之吏毋乃猶伏而不出歟抑得人如先朝之韓襄毅王新建者於今日果可必其成功否乎其有以告我

問揚子雲太玄惟弟子侯芭能知之雖劉子駿班孟堅

蓋莫能測也然桓譚以為勝老子張衡以擬五經至范望之徒皆以揚子雲為聖人抑豈無見而云然耶則吳楚僭王之譏吾未知其果然否也至司馬温公又謂玄之書要以贊易非别為書以與易抗衡也然則今之學者皆知讀易而不能信玄則其所謂學易者亦毋乃無所得耶夫侯芭者諸士子之鄉人也故以太玄與諸士子論之

問我太祖高皇帝再造區宇創業之初經綸萬務若不

遑給而紛紛著作上追典謨以遺聖子神孫者龍圖延
英之所度不啻富矣姑舉一二為諸士子言之嘗以祭
祀為國大事念慮之間儆戒或怠無以昭神明命禮官
及儒臣編存心錄又將饗太廟致齋武英殿命東閣大
學士吳沉等輯精誠錄曰存心曰精誠聖祖所以嚴事
上帝神明者至矣其大旨與其條目可舉而言歟夫以
我太祖之於祭祀如此其於深宮之居褻近之御肯少
肆耶盖即其對越神明之心也自古帝王著作多矣以

儒者之學接堯舜禹湯文武之統此所以亘千古而莫及也二書實今日經筵勸講之所宜先者諸士子莊誦久矣宜敬陳之

問邇者洪水為沴四方奏報日聞詔命所在賑貸德意至厚也夫先王九年之積今日不可冀矣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亦有可酌而行之歟管子書云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贖人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聖人居至

高之位乃能軫念人之無糧賣子者則當時之民其必不至於死也呂成公有言天下古今不同古人可行之法皆已施用今但舉而措之耳試舉前代之救荒宜於今者有幾其若堯湯之世能念人之無糧賣子者否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徹乎夫饑而用不足而告之以徹尤今世之所謂迂者也然散利薄征實荒政之首務徒散利而不薄征又不若不散之愈矣今議賑貸未嘗不行而曰免民田租則動以國計

為言然則必使百姓受其實惠以不負我聖天子哀愍元元之意如何而可

問程子答張子定性之書以為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内外其論至矣然易傳解艮之辭謂止於所不見而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則猶若張子之恐其累於外也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程子以為才思即是已發不知戒慎恐懼亦已涉於思否呂氏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楊氏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皆若

有悖於程子之言至於李愿中學於羅仲素而知天下之大本有在於是者是即得之楊氏者也則呂楊之說亦未易可訾矣抑程子所謂内外兩忘與外順虛緣岀怒不怒之言何以辨艮卦之傳與息緣反照狗耳目内通而外於心知者何以殊才思即巳發與可使如槁木死灰者何以異夫學者於佛老皆知闢之矣至吾儒心性之學常不免與之相涉者凡此皆諸君平日所當體驗而析之於毫釐者願聞其說

問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孝文一代之賢主其始未嘗不深知誼而卒為東陽絳灌之徒所排棄誼長沙武帝始三策仲舒乃以為江都相後亦見嫉於公孫弘再相膠東竟廢於家昔人稱賢才之用舍繫國家之治亂誼雖不用無損於文帝之治武帝以汲長孺之廷爭而上所傾向乃在於弘湯使仲舒列於九卿其亦何所救乎即二子得君如伊呂其果可以追三代之治乎

抑班固言誼之所陳孝文畧見施行仲舒居家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及武帝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官舉茂才孝廉皆仲舒發之則二子於當時蓋未為不遇也而誼乃至自傷比於屈子之沉沙而後世尤以仲舒不用為武帝惜何也

問孔子賛易自庖羲氏刪書自帝堯此以前未之及也雖好奇如司馬子長亦斷自黄帝以為史記然圖緯所載世猶傳之泰皇九皇之稱或亦見於史記管子謂古

封泰山七十二家春秋緯有十紀之名其亦可信歟或謂古有渾沌氏盖天地之始生如屈子天問淮南子所稱多儱侗然皆無有及於此者至如豨韋冉相容成之號又何所徵歟孔子稱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論十三卦制器尚象之始則上古有天地其漸有帝王固理之必然者而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當孔子時前古之書猶有存者何孔子皆棄而不録歟宋司馬温公為資治通鑑而道原劉氏與温公深相契合

然通鑑不敢續獲麟劉氏作外紀乃始於盤古氏何也以諸君於書院中方讀外紀試相與論之

問周官之法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周公之所以經紀天下者詳矣國初斟酌前代之制定為里甲實本於此今天下編戸不具黃籍無稽流冗與土著雜處見丁著役牌面沿門輪遞之法比郡罕有行之所以姦宄竊發四夷交侵

夫豈不由於此也夫周官自鄉大夫至於閭胥無非教民以孝弟睦婣敬敏任卹漢置三老猶有此意我太祖高皇帝手諭教民榜文固在今欲遵行令鄉老教民決訟議者以為不可行何也夫不遵奉典憲而徒取壹切以務聲名豈國家所以任屬長吏之意茲欲求化民成俗之效何道而可諸士子為我言之

問周官宗以族得民昔之聖人其治天下而篤于敦本故其民維繫而不可解夫氏族之始宗法之立其可詳

歟宗法廢而譜牒重歷代為譜學者可數歟魏起北方胡為而獨重高門唐尚文雅胡為而更崇氏族袁誼柳玭豈非世家之賢者乎今譜牒亡矣宗法豈可得而復乎與諸士子論道而及此毋以為迂也

問兵之所圖畫者地形也古有九塞猶在中國之間若夫北絕以天街為界内外之大防莫嚴於此矣秦漢取河南地因河為固議者不以為上策何歟魏晉之世諸種雜處江統郭欽嘗論之矣以魏武之英畧不知慮此

何耶魏之六鎮唐之三受降城源懐之所論張仁愿之所營果周秦之故塞歟石晋以十六州賂契丹中國失勢以宋太祖太宗之烈不能爭尺寸終宋之世武功不競夲貽青城之禍抑其故何也我國家廓清僭亂一統之勢尊矣然朔方故郡統萬舊城彼得以居之在廷碩畫之臣時有論建而未能復也諸士子籌之於今日必有勝算

問兵衆之所聚必有行列司馬法軍旅什伍之數具矣

管夷吾作内政所以輕於變古者何也世世言陣法蓋本
黄帝握奇而公孫弘范蠡樂毅之說果得其意歟諸葛
孔明演之為八陣圖後世惟晋馬隆隋韓擒虎甚明其
說李靖傳之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李筌配四正四
奇之位于八卦而裴緒新令有九陣圖其說可得而詳
歟孫子曰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
不可敗兵之至妙非陣莫能也而筌又以為兵者如水
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

謂之神則筌雖為圖而其說乃又出於圖之外固知兵者之所不可不究也願有聞焉

問古語云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將者三軍之司命也人主求天下之士而尤難於得將才而兵法言論將之道有所謂五才十過八徵其求之可謂詳矣又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又曰將之所慎者曰理曰備曰果曰戒曰約其責之可謂全矣然昔君臣之相遇風雲感會定分於俄頃如湯之聘伊尹於莘野文王之載尚父於

渭濵其果詳而求之歟齊桓登管仲於車中秦穆用百里奚於牛口其果備而責之歟古之人相遇如此之盛也今天下嘗病將才之難然恐有之而不能得也孔明不遇先主終老於南陽而已桓温顧王猛而别求所謂三秦豪傑者豈豪傑之伏而不出其坐此歟抑雖終日與之居而莫識其人也請質之諸士子以觀其所以自待者

問自戰國力政而言兵者始籍籍矣其書大抵不出權

謀形勢陰陽伎巧四種而已而後世又有所謂三門者何歟夫兵者不過以智鬬智智饒者勝以力角力力雄者強宜無事乎至高之論也今其書乃類言大道者如所謂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又曰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又曰神明之德正靜其極誠如其說則古之為將者必聖人而可也其果然乎又謂度量數稱則兵之法何又本於六律也至如荀卿子之議兵呂覽之言簡選淮南之敘兵畧諸士子亦

能通其說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則兵者在於禮樂刑政為至粗者也今能達於此說則知兵之非至粗也願聞其旨

問兵者天下之至變其安危存亡常在反掌之間繫計之得失明矣請以前史論之成安君之禦漢師也果用李左車之言則淮陰將遂困井陘乎吳王濞之向關中也果行田祿伯桓將軍之計則條侯遂委關東乎董卓專漢命梁衍獻規於皇甫義真若從之其能就格天之

業否也夏侯楙鎮長安魏延進計於諸葛孔明若用之其能成搗魏之勲否也淝水之捷苻秦奔潰謝安石何以不知乘之渭橋之勝闗中幾復宋武帝何以不知取之澶淵之幸議者謂寇忠愍拘小信而不亟徼擊否則能使隻輪不返歟朱仙之捷議者謂岳武穆守小忠而不能矯詔否則能使中原廓清歟諸士子来應武科一歛之任主司者不以此相期也當必有獨明將帥之大畧者姑舉一二以相試焉

問古今言兵者莫過孫子其書於兵之情變無所不盡後之用兵者猶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加規矣嘗試舉其類如司馬懿不取小利而斬文懿此能而示之不能也班超詭言散衆而降龜兹此用而示之不用也韓信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遠而示之近也岑彭西擊山都而潛兵渡沔以敗張楊近而示之遠也耿弇攻西安而拔臨淄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也鄧艾據洮城而困姜維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徐晃飛

矢而下韓範拔人之城而非攻也陶侃函紙而擒溫邵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若此之類豈習其法而一一規合之歟抑其書足以待無窮之變而自不能出其範圍也夫果人之巧妙自與之合則孫子之書亦可無用歟驃騎將軍言顧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其然乎試為我言之

問孔子之在當時人皆知其為聖魯三桓盖僭竊之尤者而孟僖子臨歿使其子師事孔子季桓子病輦而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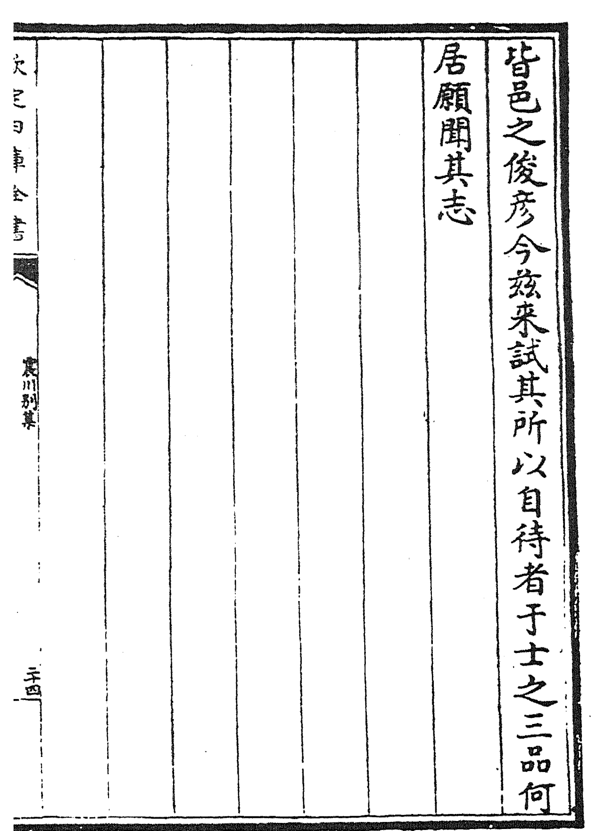
魯城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得罪孔子故不興也嘗讀其言而悲之然晏嬰子西號為春秋賢大夫當是時齊楚之君欲裂地以封孔子而子西沮之不遺餘力何也子西猶知以孔子為聖人特自安于僭陋耳若晏子肆為詆譏何其無忌憚也其後司馬氏父子稱良史猶祖述其餘論以為儒者不可用至于後世往往陽尊孔子而實陰用老聃申韓之術以治天下晏子之論何其流禍之遠也蓋千載人心學術之辨在于此顧與諸子

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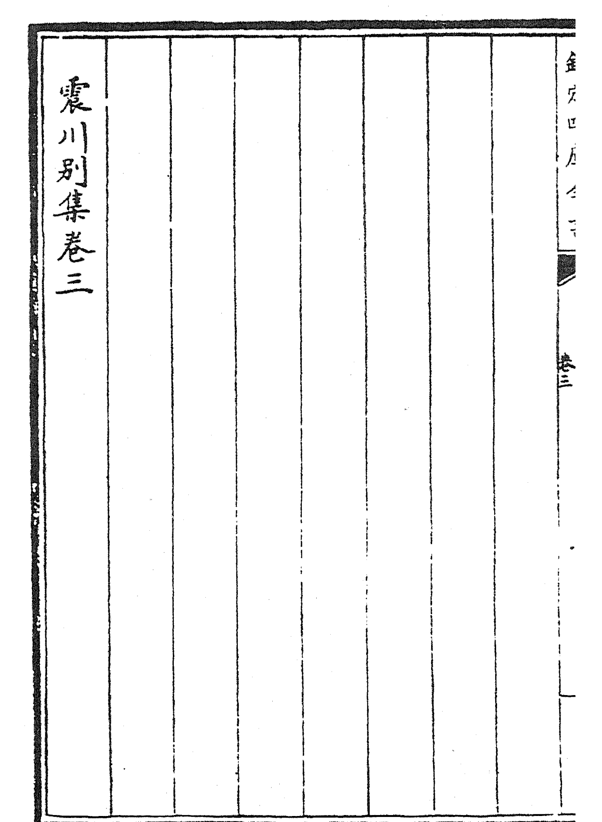
問昔稱吴興山水清遠士大夫皆慕遊其地其民風土俗之淳載于圖志者可考矣今時若與古異者將世變之不可挽歟抑治之教之者不至也漢内史之辦租賦渤海之化盜賊京兆之治告訐此其彰彰著明者豈今時獨不可能歟其方畧化道見于班史可得而聞歟夫為吏者固不敢鄙夷其民也將求所以移風易俗之方何道而可諸士子為我言之

聞我太祖高皇帝初定金陵姑蘇實為强敵自得江陰長興而蹙吳之勢成矣耿元帥實建取邑之功遂留鎮其地血戰者十年使上無東顧之憂卒殲巨寇以集大勲其經畧備禦之策可得言歟洪武十七年上親定功臣次第功高望重者八人長興侯次居第六及功臣廟六王之下又有十五人而長興侯不與何也已卯真定之援其死生大節世亦莫得而詳焉諸士子為其邑人宜知其故其為我言之

問先儒有言士之品有三有志于道德者有志于功名者有志于富貴者今天下之人大抵出于科目夫志于富貴者不足言矣先朝講明道學如吳康齋輔相三朝如楊文貞諸公多不盡出于科目今之所謂道德功業非科目無稱焉是果足以盡羅天下之才耶然如二公者求之科目蓋少也夫科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則天下之才果何所在豈士之不得于此遂不能立德而著功名也亦有謂科目敗壞天下人才其果然歟諸士子



皆邑之俊彦今兹来試其所以自待者于士之三品何居願聞其志



震川別集卷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周厚轅
謄録監生臣沈東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川別集卷四
五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鄧祚熾



震川別集卷四

明 歸有光 撰

馬政志

學者論官必本周禮周禮之書世或疑其與周制不合然文武周公之遺法亦頗可攷至言牧馬之事則夏官之屬曰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馬質其辨六馬

之屬故為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也其職事有校左右馭夫至于皂師皆員選頒良馬養乘之駑馬三其良之數其政則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春除蓐釁廐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疾則乘治之牧地則有厲禁有駕税之頒有質馬之量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禁原蠶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佚特教駣攻駒散馬耳焚牧通淫而吕不韋月令季春合

累牛騰馬遊牝于牧仲夏別羣則縶騰駒凡此皆自古以來傳其法所以能盡物之性者也其稱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天子畿内方千里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或謂周盖令民間養馬弛其賦不然丘甸之馬盖國有賦調民自具馬以即戎民之平日養馬官何與焉唯挍人以下之職乃爲王馬而天子使人自養之者也牧師所謂牧地皆在草莽水泉之區若今之苑馬

然其後天子亦不盡如其制而自以其意使人養馬穆王時造父御八駿孝王命非子主馬汧渭之間皆非如周禮有一定之官也春秋時魯衛弱國而魯僖公坰牧之盛衛文公騋牝三千詩人歌頌之秦起西北牧多健馬其詩曰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又曰騏駵是中騧驪是驂言秦馬之良也諸侯力政國各有馬至千萬騎後秦併六國馬皆入之秦及山東豪傑起章邯以百萬之師數進數却竟以敗降秦馬無聞焉漢初高祖與匈奴冐

頓遇當是時高祖被圍白登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祖以故大困時漢馬益之故用婁敬之計詘意和親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廐馬百餘匹孝武侍中國富盛兩將軍出塞殺虜八九萬而漢馬死者十餘萬漢亦以馬少無以復往其後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其後大將軍驃騎將軍軍益出漢軍馬死者又十餘萬於是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其

後車騎馬乏絶縣官無錢買馬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先是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宛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别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其後天子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修馬復令毋乏武備而已孝昭詔止民勿共出

馬罷天下亭馬及馬弩關孝宣省乘輿馬及苑馬以備
邊郡三輔傳馬至元成之世數詔減乘輿馬光武中興
宮皆省併太僕獨置一廄後置左駿令和帝省減外廄
及凉州諸苑馬其後世承華騄驥廄馬亦萬匹矣漢馬
莫盛於孝武之世至以伐胡馬遂大耗故為假馬毋歸
息諸一切法此後世民養官馬之始也然不久而罷漢
太僕所領若車府路軨騎馬駿馬龍馬閑駒騊駼諸監
廄皆内馬也邊郡六牧師苑及漢陽流馬苑此皆在外

而諸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中北地靈州有河奇苑號非苑歸德有堵苑白馬苑鬱郅有牧師苑襄平有牧師官鴻門有天封苑太原有家馬官其後又置越巂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有萬歲苑犍為有漢平苑皆太僕屬也魏晉以後迄于隋天下變故多矣兵亟用而馬政未有聞惟獨魏馬自世祖平統萬乃以秦凉以西水草豐美用為牧地馬大蕃息至有百餘萬匹高祖置牧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

而河西之牧愈蕃故天下稱魏馬之盛唐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黄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為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每歲河隴羣牧進其良以供御六閑馬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

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為之名當是時天下以一縑

易一馬萬歳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又立四使南使在原州西使在臨洮軍東北二使皆寄理原州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有白馬諸坊樓煩玄池天池之監自萬歳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請市馬六胡州王毛仲領内外閑廐馬稍復蕃息其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天子以

突厥款塞於受降城歲與之互市又市之河東朔方隴右旣雜胡馬種馬乃益壯天寶後戰馬動以萬計遂弱西北蕃安祿山以内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肅宗收兵至彭原蒐平凉監牧猶得馬數萬軍以復振及吐蕃陷隴右苑牧馬皆没馬其後水草腴田旋以予貧民及諸賜占幾千頃德宗命閑廐使張茂宗收故地民失業愁怨穆宗即位悉復還民太和七年置銀川監大抵無復開元天寶之

舊矣他如蔡州龍陂襄州臨漢淮南臨海泉州萬安皆不足數也漢以來牧官後世不聞唯唐張萬歲王毛仲此兩人名最著而馬特盛議者以為唐得人專其職也初置監牧秦渭二州北會州南蘭州狄道西盖跨隴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漢志云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為天下饒皆唐之牧地之所苞絡也五代戰爭養馬之政莫紀宋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

之後改為天廐坊又改為騏驥院以天駟監隷馬真宗咸平三年置羣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為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羣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騏驥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先是五代監牧多廢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遣使歲市邊州馬閑廐始備太宗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餘匹始分置諸坊國子博士李覺言冀北燕代馬之所生北國之所

恃也制敵以騎兵為急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歳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馬至于中國縶之維之飼以枯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古者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國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

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為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馬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敎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太宗嘉之仁宗慶歷中知諫院余靖言詩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不獨出於北邊也秦之先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

閒馬大蕃息犬丘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衛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騋牝三千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駉駉牡馬魯今兖州左氏云兾之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也漢太原有家馬廐一廐萬匹又樓煩玄池出名馬即今之并嵐石隰也唐以沙苑最為宜馬即今之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皆古来牧馬之地臣竊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衛邢洺皆有

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令羣牧使都監判官分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四遠牧放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别立賞罰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畜蕃盛皇祐五年丁度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為天下無事而事虚費遂廢八監然而秦渭環階麟府州火山保德苛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才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四年而所市馬才三萬况河北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壮為兵請下令有能畜一

戰馬者免二丁仍不升户等以備緩急如此國馬蕃矣言不果行至和二年羣牧使歐陽修言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槩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泊河曲之野内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没西北或已為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此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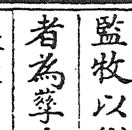
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玄池天池三監之地尚㝠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豐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留牧外聽下户耕佃遣都官員外郎高訪等括河北得閒

田三千三百五十頃募佃歲約得穀十二萬七千八百石絹三千二百五十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束羣牧司言諸監牧地間有水旱每監牧放外歲刈白草數萬束以備冬飼今悉賦民異時監馬增多及有水旱無以轉徙牧放詔遣左右廂提點官相度除先被侵冒已根括出地權給租佃餘委羣牧司審度存留有閑土即募耕佃五年羣牧司言凡牧一馬往來踐食占地五十畝諸監既無餘地難以募耕請存留如故廣平廢監先賦民

者亦乞取還乃詔河北京東牧監帳管草地自今毋得
縱人請射犯者論以違制初真宗用羣牧使趙安仁言
改牧龍坊為監仍鑄印給之於是河南為洛陽監天雄
軍大名為大名監洺州為廣平監衛州為淇水監鄭州
為原武監同州為沙苑監相州為安陽監澶州曰鎮寧
滑州舊龍馬監曰靈昌通國初內有騏驥兩院天駟四
監天廐二坊及上下監外則河南北為監者十四皆掌
於羣牧司乾興天聖間天下兵久不用於是河南諸監

皆廢其後議者謂河南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河北道
遠非便乃詔復洛陽單鎮以牧河北孳生馬其後復廣
平監以趙州牧馬隸之又以原武爲單鎮移于長葛蓋
自宋興以來至于仁宗天下號稱治平而法度常至于
不能振舉而馬政亦多廢神宗以王安石爲相鋭然有
志于天下之治遂多所更張熙寧以來乃有保馬戶馬
其後又變而爲給地牧馬初神宗患馬政之不善詔曰
方今馬政不修吏無著效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

監牧之多官吏之衆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羣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修舉後世稱為能今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既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今當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于羣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為任事者勸馬於是樞密副使邵亢請以牧馬餘田修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羣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為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



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收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又言舊制以左右騏驥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羣牧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廄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自廵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局專任責成乃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以劉航崔台符為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為孳生監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行者

諸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隷樞密院不領於羣牧制置時上方留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寛衍為人所冐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廼選其善馬而以其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以給市易本錢是時諸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朝廷以乏馬為憂先是河北察訪使者曾孝寛言慶歷中嘗詔河北民戸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於是始

行戶馬法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陜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若坊郭鄉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至三匹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限八歲以下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籍於提舉司於是諸路皆行戶馬法矣先是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王安石謂今坊監以五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當不至重費蕃部地宜馬

且以畜牧為生誠為便利已而得駒瘦劣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畧司復言已撥諸蕃部養馬詔閱實及格者一匹支五縑鄜延秦鳳涇原路準此養馬之令復行於蕃部矣五年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而戶馬更為保馬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疋物力高願養二疋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強予府界無過三

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乘越三百里者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粮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户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户為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户馬斃保户獨償之社户馬斃社户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馬五路委監司經畧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先是文彥博吳充言三代有丘乘出馬有國馬國馬宜不可闕且今法

欲令馬死補償恐非民願而王安石以為令下之初京畿百姓多自以為便願投牒者已千五百户決非有所驅廹力請行之時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匹歲番戍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以為費廪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匹為額俟正軍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以為車騎國之大計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且官

養一馬歲為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為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匹即異時當減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匹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匹為限於理為可而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為錢二十三千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

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從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減耗而民馬不至甚病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言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限以五年當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匹為緡錢十七萬二千九百有五十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極月上所買數於是保馬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

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匹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尚養户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春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巡宿凡七事先是西方用兵頗調户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是年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户馬二千以給正兵河東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郭馬

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馬既配兵後遂不復補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為保馬矣公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匹初限十五年乃促為二年半京西地不產馬民又貧乏甚苦之八年京東西既更為保馬諸路養馬指揮亦罷其後給地牧馬則亦本於戶馬之意云九年提舉開封府界蔡確言比賦保甲以國馬免所輸草賜之錢布民以畜馬省於輸稾雖不給錢布而願為官養馬者甚衆請增馬數歲止免輸稾一百五十束詔毋

過五千匹於是京畿罷給錢布而增馬數矣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為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限極寛有司不務循守遂致煩擾先帝已嘗手詔詰責今猶未能遵守其兩路市馬年限並如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户而責官直翔公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既罷保馬於是議興廢監以復舊制詔庫部郎中郭茂恂視陝西河東所當置監尋又下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司

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於是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洺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間棚基草地疆晝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頋

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況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為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初熙寧中併天駟四監為二而左右天廐坊亦罷至是復左右天廐坊紹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為廢置而時議復變太僕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尚存三千餘頃議復畿內孳生十監後二年而給地牧馬之政行矣先是知任縣韓

筠等建議凡授民牧田一頃為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且謂授田一頃為官牧一馬較陜西沿邊弓箭手既養馬又戍邊者為優樞密院是其請且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餘萬元祐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寧之政奪已佃之田而復舊監桑棗井廬多所毀伐監牧官吏為費不貲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為害非一左右廂今歲籍

馬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匹愈於他監今赴等所陳受田養馬既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兵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於邢州守令之請未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既不可知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頃之地所直不多而亡失責償為錢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行四年遂罷淇水單鎮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所及左右廂惟存東

平沙苑二監同知樞密院曾布自叙其事曰元祐中復置監收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匹而不堪者過半今既以租錢置蕃落十指揮於陝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户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兩監各可牧萬馬馬數多於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時三省皆稱善其後沙苑復隷陝西買馬監牧司而東平監仍廢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

費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於用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磽瘠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直計之頃為錢五百餘緡以一頃募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於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則六路新邊閒田當以次推行時熙河路蘭湟

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其二歸官一充賞詔行之四年復罷京東西路給地牧馬復東平監政和二年詔諸路復行給地牧馬復罷東平監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復東平監給地牧馬始於紹聖至政和時蔡京東政行之益力京罷而復廢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者更減

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爲户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爲馬二萬三千五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丞李綱言祖宗以来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凉之地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間則數萬之馬猶可具也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説

矣前史言牧政者唯宋為詳其出牧上槽芻秣棚井息耗多與今同以世近也語在兵志故不論獨户馬保馬給地牧馬猶為後世害故備著焉欲令議馬政者知其所以利害之實也蓋自熙豐變法以至崇宣小人在位亟復亟變迄無善政而宋隨以亡渡江以後頗置監牧而江南多水田其後三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大為民患郢鄂之間亦置監牧然皆不可用而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馬宋初收市馬戎人驅馬至邊總數十百為一

券一馬預給錢千官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隷諸監曰券馬邊州置場市蕃漢馬團綱遣殿侍部送赴闕或就配軍曰省馬陝西廣銳勁勇等軍相與爲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衆復裒金益之曰馬社軍興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括買宋初市馬唯河東陝西川峽三路招馬唯吐蕃回紇党項藏牙族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諸蕃至雍熙端拱間河東則麟府豐嵐州岢嵐火山軍唐龍鎮濁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鎮

戎保安軍制勝關浩亹府河西則靈綏銀夏州川陜則益文黎雅戎茂夔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儀渭秦階環州嵐火山保安保德軍其後置場則又止環慶延渭原秦階文州鎮戎軍而已大抵宋初市馬歲僅得五千餘匹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匹嘉祐以前原渭德順凡三歲市馬至萬七千一百匹秦州券馬歲置萬五千匹元豐四年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為易馬用自是蕃馬

至者稍衆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庶政經營熙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監司欲侵奪其利以助糴買故茶利不專而馬不數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有司苟於目前近利不顧悠久深害三省其謹守已行毋輒變亂元豐成法自是提舉茶事兼買馬其職任始一凡宋之市馬分而為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陲良健可備行陣宕昌峯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

及格黎敘等五州所產是也紹興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然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廣南其實猶西馬也宋自熙寧未變法以前然苑馬之政亦未稱善蓋世之害馬者有三曰選吏曰繁法曰易地吏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一也法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二也地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三也大費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其後周孝王封犬丘非子曰栢

翳其後世亦為朕息馬也古有豢龍氏周官服不氏掌
養猛獸而教擾之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馬非異
獸必有能馴之者非世官不可也羌童健兒頂髻徒跣
隨水草畜牧馬與人意相喻非有書生文學法度理也
法數變馬與人皆不自適何以自遂其生況置之磽陿
無所芻畜或禾稼稻秔之田溝塍封限遊騰莫逞非所
以適其走壙之性也昔元魏起代北故馬為特盛雖唐
馬未必能及也故曰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

靡慾則分背相踶此馬之真性也元起于北遂以弓馬之利混一天下沙漠萬里牧養蕃息太僕之馬殆不可以數計其牧人曰哈赤哈剌赤有千户百户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隨地之宜行逐水草䭾都之馬在朝為卿大夫者親秣飼之車駕行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建德門外取其肥可挏乳者以行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遣使徵馬五十䭾都來京師䭾都者承乳車之名也皇朝洪武六年置太僕寺於滁州七年設

羣牧監十三年增置滁陽儀徵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

滁陽羣二十有二儀真六合羣各七香泉羣八天長羣

四二十三年定為十四牧監九十八羣二十八年發牧

監始令民間孳牧三十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陜西甘

肅等處行太僕寺是年太祖以寧遼諸王各據沿邊草

場牧放乃圖西北沿邊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

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又東南至大寧又東至遼

東又東至鴨緑江又北不啻數千里而南至各衛分守

地又自雁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罕腦兒又東至
紫荆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北又東至山海關外
凡軍民屯種田地不得牧放孳畜其荒閒平地及山場
腹内諸王駙馬及極邊軍民聽其牧放樵採近邊所封
之王不得占為巳場而妨軍民腹内諸王駙馬聽其東
西往来自在營駐因而練習防北邊有占為巳草場山
場者論之上又以朶甘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蕃自昔
以馬入中國易茶邇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於

是彼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命秦蜀二王發都司官軍於松潘碉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蕃關口巡禁私茶之出境者又遣駙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曰秦蜀之茶自碉門黎雅抵朶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彼地之人不可一日無茶邇因邊吏譏察不嚴以致私販出境為彼處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利蓋制外國之道當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國家榷茶本資

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財物使蕃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外服哉又命曹國公李景隆賫金牌勘合直抵諸蕃令其酋領受牌為符以絶姦欺勅兵部諭川陜守邊衛所廵禁私茶出境仍遣僧官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時晉王成祖統軍行邊出開平數百里上聞之遣人以勅往諭之云自遼東至於甘肅東西六千餘里可戰之馬僅得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遇赴戰猝難收集苟事勢警急北平口外馬

悉數不過二萬若遇十萬之騎雖古名將亦難于野戰我馬數如是縱有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追北擒寇則不能矣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来屯駐遠斥堠謹烽燧設信炮猝有緊急一時可知北寇上馬動計萬兵勢全備若欲折衝鏖戰其孰可當方今馬少全仰步軍必常附城倘有不測則可固守保全以待援至吾用兵一世而指揮諸將未嘗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鋭以觀其變夫何諸將日請深入沙漠不免疲於和林此盖

輕信無謀以致傷生數萬今爾等又入廣塞提兵遠行設若遇敵豈免凶禍自古及今彼之為北邊患久矣歷代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為急故朕于北鄙之慮尤加慎密爾能聽朕之訓明于事勢雖不能勝彼亦不能為我邊患矣太祖既廹元主走幕北已無復窮追之意而殘梗遺孽不能無犯境諸王往往輕出塞上在兵間久深患馬少遂戒諭云云故尤留意西蕃茶馬定金牌之制令重臣祫諭蓋北之勝兵在馬中國非多馬亦不

能搏之唯自守則步卒可用且驅之出境而已實帝王馭外上策也永樂元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為北京行太僕寺四年應天太平鎮江揚州廬州鳳陽州縣各增設判官主簿一員專理馬政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又設北京遼東二苑馬寺五年增設北京苑馬寺監六年增設甘肅苑馬寺監

贊曰易稱乾為馬其於緜辭言馬不一馬之用大矣余從太史問皇朝馬事自洪武以來畧知其本始作馬政

志

馬政職官

周禮太僕下大夫二人漢百官表太僕秦官掌輿馬其屬有六廄及龍馬閑駒槖泉騊駼承華諸監邊郡六牧師苑皆屬之後漢志太僕掌車馬天子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其屬有考工車府未央廄而漢故時六廄省為一廄後置左駿令別主乘輿御馬故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者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以羽林郎監領

永初初越巂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置萬歲苑犍為置漢平苑晉太僕或置或省宋齊惟郊祀權置太僕執轡事已即罷梁置太僕卿與太府少府為夏卿太僕漢為中二千石梁列為十二卿至後魏第二品最高品矣後與九卿並第三品大抵以後品皆第三時南北二朝南朝有廢置北朝無廢置隋煬帝省太僕驊騮署入殿內省尚乘局漢以來太僕置官本末今述其畧其詳具諸史唐六典載太僕卿之職掌邦國廐牧車輿之政

令總乘黃典廐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少卿為之貳凡國有大禮大駕行幸則供其五輅屬車之屬凡監牧所通羊馬籍帳則受而會之以上於尚書駕部以議其官吏之考課凡四仲之月祭馬祖馬步先牧馬社六典定於開元中其書仿周官敘太僕之職為詳別有尚乘局亦具六典及百官志宋初有飛龍廐天廐坊騏驥院後置羣牧司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而太僕但掌天子五輅屬車后妃王公車輅元豐改官制羣牧之

職並歸太僕元祐初令內外馬軍專隸太僕直達樞密院不由尚書省崇寧初詔太僕寺不治外事如舊制渡江後省寺入兵部其詳具宋史元太僕寺掌阿塔思馬又有尚牧監尚乘寺具元史余觀漢表志及唐六典太僕不徒奉乘輿自天子之六閑外至諸苑皆隸之武帝別置奉車駙馬都尉始分乘輿之事唐因隋尚乘局內廐別設官本朝太僕寺統羣牧監後廢監令民養馬而太僕專領之內廐自有御馬監惟或之馬於太僕取之而函

簿儀仗陳設大駕駕部與環衛司也皆不復關於太僕南京太僕寺故留京若行太僕寺苑馬寺亦並建無所統一遼東山西陝西有行太僕遼東陝西又有苑馬甘肅有行太僕而舊亦有苑馬苑馬之設遼東則有永寧監清河苑深河苑陝西長樂監則有開成安定廣寧苑靈武監清平萬安苑皆前代善水草之地邊於北敵苑馬之設最盛唯不領於太僕與古異今具洪武以來官制職分於後

馬政祀祠

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馬祖天駟也房為龍馬又禮夏官禁原蠶天文辰為馬精龍與馬同氣古之聖人非通天地萬物之理其孰能與於此是以制祭祀而國家受福百物皆昌也祭以剛日用少牢皆於大澤具隋志及唐開元儀祝皆曰天子遣某官某昭告云余觀秦趙史記自益為朕虞佐舜調馴鳥獸其後費昌仲衍世為御有功列為諸侯而造父幸於周

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造父御穆王日馳千里以歸造父由此封於趙城其後奄父為宣王御而非子以善養馬孝王封之犬丘豈以栢翳為虞而子孫世世善御能息馬哉上古聖賢皆神靈通於萬物不可以後世測度也穆王造父之事奇矣夫社祀以句龍稷祀以棄若造父非子豈今所謂先牧耶太僕秦官主奉車又掌馬事意秦制蓋有所本抑周禮軼而不備

不然何前世御者皆能善馬也太僕職兼奉車輿馬其出於古非泰官明矣洪武六年太祖幸滁學士宋濂從太僕寺卿唐元亨請置廟祠於滁永樂間北京太僕寺在通州故建祠如滁其神曰先牧曰馬祖曰馬社曰馬步曰司馬凡五神位每歲春秋天子遣太僕少卿主其祭而天下凡養馬處處皆有祠遂爲通祠弘治二年學士王鏊爲建廟記其文曰國家大祀郊祭外則社稷社祭土稷祭穀皆民所恃以生國之大事在戎戎政之大

在馬馬之生養蕃息在人而亦有人力所不及則馬神
祀固宜居社稷之次天文房為天駟辰為馬詩云既伯
既禱周禮春祭馬祖夏先牧秋馬社冬馬步皇明建都
古冀馬之所生而通州為地高寒平遠泉甘草豐彌望
千里世傳太宗靖難與南軍戰於此若有相馬者因詔
作馬神廟於其地在今通州之北地曰壩上鄉曰安德
旁為御馬苑凡二十所春秋二仲則太僕少卿往主祀
事其辭曰皇帝命某官某致祭往必陛辭返必廷復其

嚴如是歷歲滋久梁桷圻陊藩級踳圮沮洳穢翳人畜不禁行禮至結茅以蔭已乃撤去風露橫侵星月仰見心虔跡褻相顧惋歎而皆重於改作弘治八年太僕卿臣禮始具以聞且乞立石題名以示永久詔可以屬役於通州等二十五州縣財因歲登力因農隙始九年之三月十年二月告成灋殿穹堂長廊邃廡齋廬庖湢完舊增新周垣外繚重門中閎啓閉以時過者祇肅是役也始前太僕卿臣禮臣鉞成之者今太僕卿臣琮而少

卿臣賀臣珩臣纓實相之寺丞臣珪縣丞臣鐸實敦其事御馬監太監臣春等實佽其費於是翰林侍讀學士臣鏊再拜稽首書其事於碑古者王畿千里出車萬乘國初賦地於民而牧之國與民蓋兩利焉及今百有餘年其地固猶在乎然則取之於民則為授牧之於民則又擾是何哉方今聖人在位百度具舉而尤垂意馬政琮等既協力以崇神祠則在人者其將次第而修復乎

銘曰[illegible][illegible]國馬于甸之野渙焉如雲騂馬如雨有廟言

言在潞之陽始誰作之自我文皇敢有不虔天駟煌煌
瞻彼雲漢造父王良有崇有把其自人始神斯降祥人
維致喜昔在衞文亦有魯僖心維塞淵思亦無期功以
才興亦以惰毀琢石鑱詞爰告無止世宗虔事上玄嘉
靖中四時遣祭皆以卿行今上自如常祀馬神祠在通
州北四十里安德鄉鄭村壩今太僕寺中亦有馬神祠
寺官到任及朔望如土地祠致拜而已無祭禮祭則於
通州壩上壩上諸房養馬御馬監掌之以挏乳天子之

玉食資馬

余既述祠祀如前後問知皇朝故事者謂洪武二年察壇於後湖先是詔禮官考定其儀曰周官以四時分祭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士作乘馬馬步神之災害馬者也隋因周制祭以四仲月唐宋不改今定春秋二仲月甲戌庚日於是遣官行禮為壇四壇用羊一豕一幣一其色白籩豆各四簠簋登象尊壺尊各一樂用時樂獻官齋

戒公服行三獻禮祝曰維神始於天地之物而馬生於世牧養蕃息馭而乘之閑廐得所歷代興邦戡定禍亂咸賴戎馬民人是安朕自起義以來多資於馬摧堅破敵大有功焉稽古按儀載崇明享爰伸報本以昭神功永樂十三年行太僕卿楊砥請立馬神祠於蓮花池上命翰林院考古今儀式翰林院言古者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之神國朝南京止祭司馬之神於是設馬祖及司馬五神位每位用羊豕帛各一儀

制准南京洪武本祭四神而永樂儒臣乃謂南京止祭司馬之神不應失致如是疑後湖蓋始議至滁陽而復改尚未有致也天順五年天子復於壩上馬房命別自建祠而以元旦冬至及聖節遣内侍主其祭光祿寺具品物不領於祠官

馬政蠲貸

昔先王之制法一稟於律其意蓋使人毫釐不可犯而法之所不能行亦時有縱舍故君子以赦過宥罪如天

地之解使法一定而不易則人將無所措手足其勢必至於法不勝法不勝而法窮故聖人通之以赦至於取民亦然今曰使民有常供之賦而必其一無所逋亦無有也亦姑以為之法而其終求於天下常有不盡之意使人無已往之顧則累輕而可勉為後圖此王者之道也國家責財賦於東南先皇帝在位十年間時有赦百姓安生樂業而積逋亦少自後迄三十餘年不赦而積逋反多使積逋多而不赦雖戶誅之不能盡也天子新

即位詔書蠲逋巳責天下鼓舞若更生而奉行者猶加誅求鉤校愈密生民不能無觖望而積逋終不能以有得是何不為之名以予民乎祖宗令民戶養馬其初為法至嚴也豈不欲其馬之善而度不能以盡如其法每下詔書必加蠲貸豈非勢之不得不然然亦有以見天子慈愛之意終不以馬而病民余故為採歷年蠲令悉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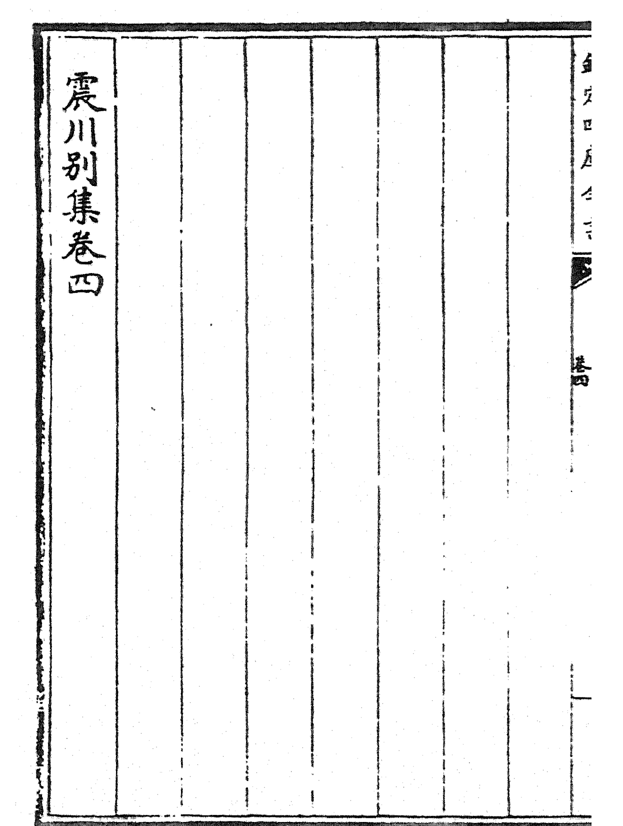
馬政庫藏

太僕寺掌馬政而庫藏特為寺之大務故有易銀變馬草場餘地之租凡賄之入皆以馬也馬不足則令市之民常以地之宜與年之豐凶而權之而貨賄之出入上其計於司馬如勞軍繕城府營之製造咸取給於寺而大司農之亦時時假諸寺若御馬監邊屯馬不足來告寺輒予之或予馬或予賄賄與馬一也故寺之積特饒馬而其出亦倍夫苑馬之政不舉則邊馬不足太僕不領內廐則內馬無限節故余於秦漢官制每有感焉漢

毋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太僕寺纇纇為國馬其入又非大農比若為他給及貸用非挈餅之守矣繫於軍國之大計故特書焉

余攷祖宗時不置司庫蓋時寺纇主馬而積金少也弘治初始置官吏豈非金溢於前耶金日羨而馬日羸矣

議者又言徵金便如是不已幾無馬矣夫謂積金以市百萬之騎可立致則内藏之金猶外廐之馬也是不然往者嘗捐金以購馬當時猶謂擾民而不可行一旦倉卒括民間馬可得耶如倉庾無積穀而黄金珠玉饑不可食也冀北之馬稱天下今民歲俵馬往往市之他郡所謂外廐者果安在哉而邊兵之求索無厭涓涓之流不足以盈尾閭之洩是不可不爲之長慮也



震川别集卷四